

權齋文稿

全

蘇子卿

解學

PDG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權齋文彙卷一

吳興叢書

歸安沈炳巽雪漁著

蘇湖諸郡重賦考略

元周密癸辛雜志述宋賈秋壑回買公田之害詳細周備先兄東甫讀之以爲蘇松常湖諸郡重賦皆根於此并謂今諸郡率皆歸咎明祖謂以張士誠故故四府之賦獨重此乃齊東之語與明祖無與云云余獨以爲不然公田之議雖始於秋壑然蘇湖數府賦稅之重不盡由于公田東甫所云殆非篤論蓋公田之外尙有民田官田民田者民閒自有之田也自宋至明僅以五升起科官田者官府籍沒之田也其糧至重自一石起有至

二石者自籍之後分佃與民其初原只還租如今籍沒
潘尙智之田在於程邑完租是矣租之外不另還糧也
殆至相沿日久版籍譌脫疆界混淆姦民猾吏竟將官

田私相典賣以官作民里胥之飛灑移換弊端百出所

謂官田非復昔日之官田矣故王弼

明成化間進士溧水知縣

永豐

謠有曰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
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租讀此可見以官作民由來久
矣蓋官田自古有之至宋尤多如建炎元年籍蔡京王
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籍韓侂冑與他權倖之田
俱入之官迨明初籍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
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一經入官悉依租額起

糧

上見杜宗桓上
巡撫周忱書

此則明祖之過後人不能爲之諱也

顧寧人日知錄亦云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

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

獻之產徧於平江

蘇州向名平江

一入版圖卽按其私租沒入

之已而籍富民沈萬三等其田入官亦以私租之額徵

糧遂致有一石二石不等云云則重賦之故實由明祖

非齊東之語也至於公田乃朝廷出價置買收租其害

在於當日回買派買勅立官莊分差莊官之時受害者

乃當時田主至於後世之重賦公田不盡受其咎也公

田之存於今者各省衛所屯田各學學田各營草場田

地此數項皆係宋時之公田至今只收其租不徵其糧

統計不下數十萬畝然則公田之爲累於後世者不至
若官田之多恐不可以專咎秋壑也又按宋史有官田
之賦有民田之賦金史官田曰租民田曰稅自明嘉靖
前各郡皆有糧稅之分原未嘗統爲一則也至二十六
年嘉興知府趙□□勅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
切以三斗起科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
六斗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惟吾郡尙存糧稅之名其
糧亦多寡懸絕蓋一則之法止行南直隸惟吾湖尙存
其舊而嘉興之同於蘇常一則者緣其時嘉興屬之南
直隸故也幸吾湖尙存糧稅之名俾知糧田乃向日之
官田稅田乃向日之民田然佃非昔日之佃主非昔日

之主所謂官田者亦將與冊籍俱銷其牛車而皆盡矣
若欲執官田之說減賦等於民田非特駭聽抑且損國
其勢亦不能況屢沐

恩蠲豈敢再有希冀惟是糧田賦額較之紹熙以前不
啻十倍官斯土者儻得備陳民苦詳細入告得如前元
之例分爲上中下三等

元時田稅上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升見

耶律楚材傳

遣使案行諸郡逐縣清丈定其肥瘠分爲三等

上等科幾斗以次遞減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豈非萬年
之永利乎

前後六客堂記

吳興爲浙西名郡苕水出自天目山逶迤縈伏而於以

絳城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蘇文忠之刺我湖也曰
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以魚稻桑麻之
利事簡而易治蓋樂其風俗之厚而喜其人文之盛也
晉宋以還代有名守王謝而下唐之李左相顏平原杜
司勳最爲著名政事之暇每放情山水攜客賦詩飲酒
爲樂李之窪樽顏之石罇石柱杜之碧瀾堂至今歷歷
在人耳目逮宋世名賢輩出如李公擇孫莘老蘇子瞻
王梅谿諸人尤卓卓者並以名卿出典大郡其時游寓
茲土者俱屬名流勝士熙寧間公擇守郡會六客於碧
瀾堂張子野作定風波詞記之所謂賢人聚吳分者是
也六客者爲張子野先楊元素繪劉孝叔述陳令舉舜

俞并東坡公擇爲六也其時東坡與元素同舟令舉子
野從東過公擇于湖適與孝叔會此所謂前六客也後
十五年爲元祐己巳郡守張仲謀詢復會六客於郡齋
卽以名其齋曰六客堂時東坡以翰林學士出守杭州
復過吳興重會於此亦作定風波詞記之所謂十五年
閒眞夢裏六人吟嘯水雲鄉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者
是也曹劉者曹子方輔劉景文季孫兩蘇者東坡與伯
固堅也二張則仲謀與秉道濤所謂後六客也前後六
客相去已十五年而東坡兩與其會諸君亦得附名其
閒垂以不朽豈非事之因人之重耶張仲謀之守吳興
雖其政事無可考見然得與東坡游從則其人亦非庸

流可知南渡後王梅谿有三客十客十二客之會俱在
六客堂各有詩以記之所云名姓應同六客題六客高
風不可追堂上合成前後客者皆企仰前徽之作也嗚
呼前後六客去今已八百餘歲當時蘇李在郡設施政
事已剝蝕於煙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之者至其宴
游賦歌之處聞其名氏輒興起而愛慕之與顏李之石
罇石柱同垂永久豈非千古之勝事後人樂得而聞者
歟

道場山記

吳興諸山自天目西來縣亘數十里迤邐至郭外列如
屏障號曰西塞倪文節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

遠山是也諸山之最秀傑者曰道場唐中和閒如訥禪
師辭師出行師命之曰逢道卽止訥經此山詢其名父
老曰道場山遂卓錫於此山故多虎訥直上盤石坐虎
伏其旁三宿無傷遂結菴居之名其巖曰伏虎吳越時
建寺山巔額爲眞正禪院山腰傑閣曰翠微前有池廣
方三丈止水泓然宋元以來講堂法席皆在於此東坡
詩所謂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出山迴望
翠雲環碧瓦珠闌縹緲閒者卽指此閣與池也閣旁爲
東坡書院前郡守吳公綺修築取東坡墨刻陷壁好事
者摹搨殆無虛日循閣而上曰百步棧山削而徑窄登
陟甚難山之背有浮圖七級高插雲表望之如卓一筆

宋熙寧中老僧所建吳興自熙寧以前無魁天下者建塔後老僧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矣至大觀時賈安宅政和時莫儔相繼魁廷試所謂文筆峰也登山之巔俯視吳興城郭旭日飛甍參差可見北瞰大湖浩渺無際盪胸駭目頓爾豁如南望金蓋菰城諸勝紫雲丹巘出沒煙霧屈作龍蛇盤舞之勢近眺碧浪湖一拳孤聳似浮水上卽所謂浮玉山也南來諸水才若一縷雲逢逢起腋下唐詩云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眞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寺在宋時最爲雄盛僧徒千眾有三百餘房今山之東西瓦礫猶有存者山之精舍最多其著名者曰歸雲曰二峰歸雲爲明太初山人孫一元隱

居之所有堂曰挂瓢僧人藏其手筆及東坡墨蹟往遊者必出索題二峰嗣僧不守戒律已就頽廢山之西爲何山乃晉何楷兄弟所居有讀書堂後人於其居建禪幽寺今廢不可考吳興自昔稱山水窟東坡於此山愛之不足而世之遊者僅得其大概不能窮搜幽邃卽集所述亦就見聞所及略爲次序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俟他日名公鉅卿放康樂之勝遊當有大手筆紀之更爲茲山重開生面也

峴山三賢祠碑銘

丈夫之遇於時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祀於其土必其文章政事輝映千古然後足以厭人心而合

輿論百世之下尙得仰其風流也吾湖太守唐之魯國
顏公宋文忠蘇公忠文王公唐宋閒皆守茲土顏蘇公
向各有專祠顏祠賜額曰懷忠宋米南宮芾爲之記程
舍人俱作懷忠詞東坡祠建於南渡後淳熙八年蕭德
藻爲之記二祠俱在駱駝橋東後皆頽廢前明正德閒
督學使者劉君瑞改建於南郭外峴山之陽合顏蘇二
公附以忠文並祀之號曰三賢祠按魯公於唐大厯十
一年郡志作八年任湖州刺史遷刑部尙書以去蘇文忠於
元豐二年四月知湖州府事到任甫三月爲李定等摭
拾表語及所爲詩以謗訕逮獄湖民感其德爲作解厄
道場王忠文紹興時以吏部侍郎出知饒州夔州乾道

三年移知湖州時湖被水公至郡積霖卽霽多方安輯
民賴以安會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爭之不得請祠以
去在任才七月此三賢前後到郡之歲月政績載在史策
班班可考者也峴山本名顯以避唐諱故改湖人之思賢
太守不啻羊叔子故卽其地合祠以彷彿襄人之意有
司歲時致祭至今無缺山在碧浪浮玉之間上有李相
適之石鐫魯公政事之暇合二十九人聯句於此山水
明秀遊人最盛過三賢祠者無不瞻拜嗚呼三公去今
遠者九百餘載近者六百餘年而人之懷思仰慕歷久
不忘若非其德澤入人之深其烏能若是乎系之以銘

曰

魯國顏公有唐之忠罵賊不屈仗節從容來守是邦在
大庾中扶微興懷緬想厥功民懷其德士仰其風歷今
千載廟貌崇隆蘇公子瞻眉山之秀羣小媒檠一麾
出守詩壇宗主湖山領袖道場法華尋幽恐後至今遺
墨尙留巖岫曾未三月追解印綬企仰高風春秋俎豆
湖爲澤國水潦頻仍王公來守歲以漸登虛逋橫索
郤牒來徵爭之不得請祠以行遺愛猶存明德惟馨
擬烏氏程氏釀經引

周官酒人掌酒之政令辯五齊三酒之名其曰泛齊醴
齊盎齊醕齊沈齊事酒昔酒清酒者皆當時厚薄之差
而經無其說傳注悉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而世言酒

之所自其說有三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其二曰
堯酒千鍾其三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然是三者皆
不足考據而多贅說夫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
世本非信書也堯酒千鍾其言出於孔叢蓋委巷之說
耳本草亦非傳自炎帝觀其辨藥所生皆以兩漢郡國
名其地則非炎帝時書可知矣然則酒果何始乎愚謂
知者作之天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王用於郊廟
燕享以爲禮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然酒者天之美
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老合歡百福之會
非酒不行也其色則有紅綠白之別其味則有清濁厚
薄甜苦之殊有酒材焉秫稻是也有酒母焉麴蘖是也